



翩翩騎馬走清塵—— 歸於李公麟名下的〈畫麗人行〉

■ 浦莉安

〈畫麗人行〉其命名源自於唐代詩人杜甫（712-770）的同名詩作〈麗人行〉，畫面描繪唐代仕女等一行人騎馬出遊之情景，筆下之人馬造型精細，呈現了唐代貴族階層的生活風貌。畫作為絹本設色，無畫家款印，這幅作品被後世歸於李公麟（1049-1106）名下。此卷與李公麟慣常被熟知的白描風格不同，但後人可能因為李公麟以擅長畫人物、馬匹聞名，便將此作列於其所繪，因此這卷畫作，展現了後人對李氏畫風的另一種理解。

畫中群像

畫卷描繪九位人物騎馬前行，由右至左可分為三組：首位獨騎先行，中段六人群騎，以及末尾二人殿後。全畫背景留白，以人、馬構圖配置營造整體空間感（圖1）。畫中仕女們的服飾華美，色彩鮮麗，身著高腰襦裙，裙身飾有精緻的圖案紋飾，肩臂披掛長帛，隨騎乘而下垂擺動，增加了畫面的動態感。髮式則有高髻、墮馬髻、高髻垂鬟、雙垂鬟等樣式，整體人物呈現唐代以豐厚為美、以色繁為華的審美風尚。

隊伍的首、中、尾段，各有一位身穿褲、靴的人物。其頭戴黑紗幘頭帽巾，下垂兩帶，身著圓領窄袖色袍，腰繫細帶，足穿紅靴或黑長靴。仔細觀察這三人的容貌，均為橢圓臉

型，線條圓弧，整體面部飽滿豐潤，弧眉細目、眼角微挑，鼻樑挺直，小巧朱唇。妝容施以「三白」，應是描繪唐宋流行的「三白妝」，意指於額頭、鼻樑和下巴三個部位塗白粉，藉此凸顯輪廓。其相貌特徵，與卷中其他著裙裝者如出一轍（圖2）。《舊唐書·輿服志》載：

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韉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¹

《新唐書·車服志》亦云：「中宗後乃無復罷羅矣。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倣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帽亦廢，有衣男子衣而韉，如奚、契丹之服。」²指出宮廷女性除去戴帷



圖2 畫麗人行 局部 人物面部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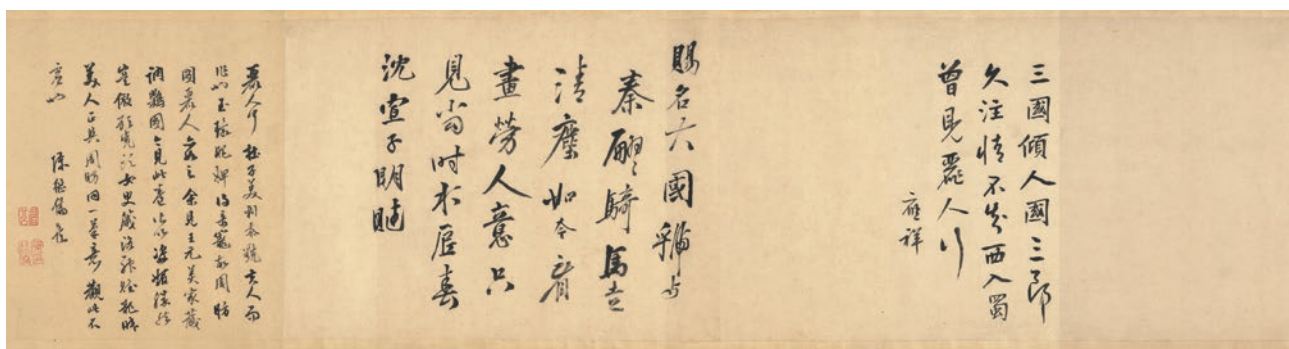


圖 1 傳宋 李公麟 畫麗人行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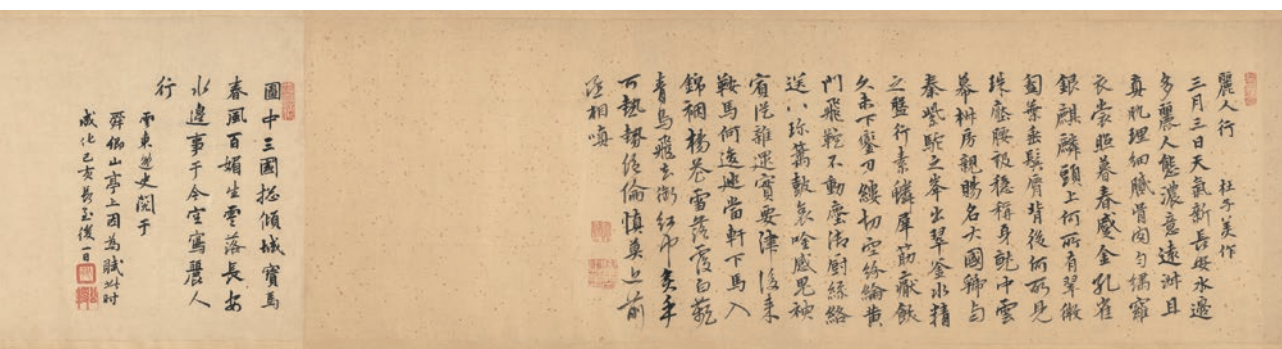




圖3 捧卷軸侍女圖 陝西省禮泉縣昭陵新城長公主墓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取自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6·陝西卷（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179。



圖4 橘黃袍女侍圖 陝西省禮泉縣煙霞鎮陵光村章貴妃墓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取自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6·陝西卷（上）》，頁209。



圖6 宋 號國夫人遊春圖 卷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張子康，《中國歷代仕女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圖8。

帽和幕離以掩面之習，露出髮髻，著衣衫與靴，騎馬奔馳之貌。而於唐代墓室壁畫中也可見類似圖像，如陝西省禮泉縣的昭陵新城長公主墓（圖3）及貴妃墓壁畫所繪人物（圖4），同樣戴垂腳幞頭、穿窄袖袍、著長靴，與〈畫麗人行〉的人物裝束相仿，由此可見，唐代服飾風尚之多元。

畫中駿馬同樣經過精心刻畫。駿馬形體雄健，毛色各異，馬眼以墨筆勾勒後施以多層暈染，透露祥和沉穩的神態。肌理、馬蹄均依姿勢而有細膩描繪。馬鞍、馬韁、馬鐙等配件精緻華麗，其中數匹馬頸繫有紅纓，更襯托騎乘者的尊貴身份。畫家透過人馬間的和諧關係，營造出平和悠適的氛圍。大部分馬匹採側身視角，朝向畫面右方，形成統一的行進動勢。其中一匹較為特殊，馬首略微斜側，轉向觀者方向，與騎乘者的面部角度亦相對應（圖5）。



這種迴旋的構圖，使畫面增添側切視角，向後展延了空間，也讓人與馬之間產生迴轉牽引的動感。

此卷對騎馬出行的描繪，與另一卷於構圖、風格上極為相似，而人物鞍馬排序略有不同的〈虢國夫人遊春圖〉（遼寧省博物館藏）（圖6），³均讓人聯想到唐代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圖7），圖中宋國夫人梳高髻、戴頭飾、著寬袖衫襦裙，騎乘白馬，後有比例略小的隨從騎乘，展現了貴族女性出行的風采。雖然此功德窟壁畫較具紀念與供養性質，功能與前述兩卷不同，然卻同樣保存了唐代女性騎馬出行的視覺記憶。

杜甫詩意到視覺圖像

本卷雖無畫家落款題識，然引首與卷後諸題跋，皆顯示其與杜甫〈麗人行〉的緊密關聯。



圖5 畫麗人行 局部



圖7 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 取自段文傑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8·晚唐》，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頁11。

卷首由張文淵（生卒年不詳）題寫「麗人行」三字揭卷。畫後有錢溥（1408-1488）錄杜甫〈麗人行〉全文：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微匄葉垂鬢脣。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褱穩稱身。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
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犀（犀）筋（箸）厭飫久未下，
鑿刀縷切空紛綸。

黃門飛鞚不動塵，
御廚絲絡（或作絡繹）送八珍。
簫鼓哀吟（吟）感鬼神，
賓從雜遝實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裯。
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卷後諸跋亦以此詩為主題加以發揮。姚綬（1422-1495）於成化十五年（1479）題曰：「圖中三國總傾城，寶馬春風百媚生。雲落長安水邊事，於今空寫麗人行。」應祥（生卒年不詳）題：「三國傾人國，三郎久注情。不知西入

蜀，曾見麗人行。」沈宣（生卒年不詳）則詩云：「賜名大國號與秦，翩翩騎馬走清塵。如今看畫勞人意，只見當時水底春。」卷尾陳繼儒（1558-1639）亦言：「麗人行，杜子美刺秦虢夫人而作也。玉環肥婢得奇寵，故周昉圖麗人亦如之。」

依此可見，後代文士普遍視此卷為杜甫〈麗人行〉的具象再現，並將畫中仕女視為詩中所描繪的唐代「麗人」，即楊貴妃及其姊妹等宮廷貴族。〈麗人行〉一詩以仕女春遊為題，藉描寫楊氏姊妹的奢華出遊，隱喻當時政治的腐敗與權勢的傾斜。詩句鋪陳出長安上巳節的極致繁華，最終直指楊國忠權勢之炙。院藏一幅〈畫杜甫麗人行〉（圖8）正是以此詩為主題，畫中殿閣巍峨、出行隊伍壯盛，展現詩中奢華盛況。相較之下，〈畫麗人行〉雖同以此詩命題，但畫家在圖像取材上另有選擇，捨棄了詩中鋪陳宴樂與喧鬧場景，轉而聚焦於仕女騎馬出遊的片刻，呈現出更為閒雅、清麗之意趣。

〈畫麗人行〉：後人眼中的李公麟畫風

後人為何將此無款之作歸於李公麟？關鍵應在於陳繼儒的卷末題識提及了「龍眠美人正與周昉同一筆意，觀此不虛也」，認為此卷為李公麟所作，且筆意近似唐代畫家周昉（活動於八世紀末）。周昉主要以描繪宮廷仕女人物著稱，以工筆技法與清麗設色為特色，為唐代仕女畫之典範。然而，這個關聯跟現今李公麟擅長白描或白描帶有淺設色畫風的認知全然不同，因此或許可以試圖從畫史著錄的角度，尋找一點當時如此判斷的線索。

北宋《宣和畫譜》記載李公麟「初喜畫馬」、「以畫馬得名」，著錄有〈弄驕人馬圖〉、〈習馬圖〉、〈調習人馬圖〉等畫作，⁴可知李

公麟擅長描繪人與馬之間的關係，文中亦特別強調李公麟「尤工人物」，且「分別狀貌」，並進一步解釋：「使人望而知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閭閻臧獲、臺輿阜隸。至於動作態度、顰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敘述其擅長準確描繪各類人物的形貌特徵，無論官員、隱士、百姓、奴僕，皆能讓觀者一見而識其身份，似與本卷對人物細緻的刻畫相合。

而前述題跋中將李公麟和周昉、美人畫相關聯，並非孤例。在宋董道（生卒年不詳）《廣川畫跋》便記有「書伯時藏周昉畫」一事，提及李公麟曾收藏周昉〈按箏圖〉，兩人並曾就該畫討論，云：「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董道回應「此固唐世所尚，嘗見諸說，太真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肥勝於骨。昔韓公言（此應指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以豐肥為美，助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⁵尤見兩人對周昉、唐人仕女圖風格的討論與認知。在明代紀錄中亦可見得李公麟與美人畫、周昉風格之連結。王世貞（1526-1590）《弇州山人續稿》記有「李龍眠〈理帛圖〉」，讚譽該圖「精工古雅之極」，並曾經由馮子振（約1257-1348）、倪瓚（1301-1374）定為李公麟所繪，認為此作之精妙堪比周昉。⁶董其昌（1555-1636）在一幅（傳）李公麟〈明皇擊球圖〉（遼寧省博物館藏）卷尾題跋上，亦一併提及〈理帛圖〉等作品應為李氏真跡，且「筆墨精妙，足稱神品」。今雖未能見此〈理帛圖〉，但從孫鳳（約活動於十六世紀中後期）《孫氏書畫鈔》描述「龍眠〈理帛圖〉」的文字可知，此畫為描繪寒日裡美人理帛之景況。此外，謝肇淛（1567-1624）《五雜俎》提到「余見周昉、李龍眠及



圖8 傳宋人 畫杜甫麗人行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171

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皆穠髮豐肌，衣妝稠疊……」，⁷亦略微刻寫出時人所理解的李公麟美人圖之樣貌。

再者，〈畫麗人行〉為絹本設色畫作，元湯垕（生卒年不詳）《古今畫鑑》記載李公麟「畫馬師韓幹，不為著色，獨用澄心紙為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着色。」⁸這段話點出李公麟在臨摹古畫時會以絹本着色技法。

關於李公麟的設色才能，或亦可從其山水畫類作品的描述略見端倪。宋鄧椿《畫繼》指出李公麟之作「士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⁹米芾《寶晉英光集·補遺》中的〈西園雅集圖記〉（應為後人託名）亦提及：「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¹⁰

李思訓（約 653-718）與其子李昭道（約活動於八世紀初）是以重彩青綠山水著稱，此顯示李公麟似乎也掌握了高度的青綠山水設色技巧。這些記載均說明了後代認為李公麟兼擅多種畫科及技法。

小結

〈畫麗人行〉被歸於李公麟名下，本卷人物刻畫精細、身份分明，馬匹描繪生動，設色典雅，整體構圖匠心經營。然其風格與李氏傳世白描作品大異其趣，陳繼儒題跋雖未詳述判斷依據，但從畫史著錄可知，李公麟以人物、馬畫聞名，且文獻曾記載其美人畫形貌及設色技法，或可部分解釋將之歸於李公麟的原因。此卷體現了後人對李公麟多元風格面貌的理解。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 1.（晉）劉昫等，《舊唐書·輿服志》，參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http://server.wenzibase.com/>（檢索日期：2025年6月5日）。
- 2.（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車服志》，參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檢索日期：2025年6月5日）。
3. 相關研究可參考黃小峰，《號國夫人遊春圖：大唐麗人的生命瞬間》（河南：河南美術出版社，2023）。
- 4.（宋）佚名，《宣和畫譜》，參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檢索日期：2025年7月30日）。
- 5.（宋）董道，《廣川畫跋》，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檢索日期：2025年11月5日）。
- 6.（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檢索日期：2025年11月5日）。
- 7.（明）謝肇淛，《五雜俎》，參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檢索日期：2025年7月30日）。
- 8.（元）湯垕撰，《古今畫鑑》參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檢索日期：2025年6月15日）。
- 9.（宋）鄧椿撰，《畫繼》，參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檢索日期：2025年6月15日）。
- 10.（宋）米芾撰，《寶晉英光集》，參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資料庫》<https://ctext.org/>（檢索日期：2025年6月15日）。